



梦溪笔◎著

HUAYI SHANGWAN

# 花衣尚婉

如果他受到伤害，那么她即使反飞烟火，  
也会以最悲怆的姿态化去。

花雨

# 内容简介

她是号称天下第一绣——海宁花家最小的宝贝女儿，却一次也没绣过花草，甚至连针都不会拿。可她会画画，她画的绣稿惟妙惟肖，千斤难求，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很少画。不绣花不作画那她做什么？一动不动——对，就是一动不动，因为她懒，懒得人神共愤，懒得连抬起一根手指都嫌累。所以当有人上门求婚，她就千方百计的让对方知难而退，为了不让自己因为要侍奉翁姑而累到。不过，人生总有意外，既然是意外就不会如你所愿，既然是意外也就是会对你的人生作出改变，所以就有故事发生了。

# 第一章 姻缘！不是我的我不要。

六月初夏的江南到处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

苏州的海宁府更是一片热闹气氛。

海宁花家。

江南第一纺织大户，控制着整个华夏的丝绸生产，朝廷指定的御用绣品供货商。

这样显赫的家族竟全然是由女人掌管，主母花杨氏四十年前嫁入花门，三十岁守寡，凭一人之力成就了花家当今的霸主地位，可谓天下传奇。

花杨氏膝下仅育一子，不过还好媳妇争气，五年抱七，如今已是人丁兴旺、四代同堂，而且子孙各个乖巧伶俐，让人好不羡慕。

话说这花家七姐妹（老大：花尚娒；老二：花尚婧；老三：花尚娟；老四：花尚妍；老五：花尚娣；老六：花尚婉；老么：花尚衣）可算得上是苏州传奇。

先别误会，我并没有说七个都是女的，只不过因为花家儿媳花武氏分别生的是三胞胎、双胞胎，龙凤胎，七个中就一个男丁，所以为了大家互传八卦方便，简称为七姐妹而已。

这七个水晶般玲珑的孩子，各个聪明伶俐人见人爱，每个人的刺绣功夫都堪称一绝又各有所长，七人合力的作品当今世上就只有皇帝的龙袍一件，堪称绝世。

这样传奇的人物，这样显赫的家世，怎能不成为各家名门公子争相下聘的对象。

可偏偏就是有一位例外，这不，现在的花家门口跪着的华衣公子就为此而来。

都这么说了，他当然就不是来求婚的，正相反，他是来退婚的。杭州首富岩为业的二公子岩世昌，一个月前才和花家六小姐花尚婉订婚的花家准女婿，现在正不顾颜面的跪在花家大门前，誓死都不想娶那位据说花容月貌的六小姐。

一脸虚汗的岩公子已经在此跪了整整两个时辰，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早早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可花家大门依然紧闭，似乎一丝风也吹不进去。门里面齐刷刷的站着二十个护院家丁，各个面有土色，如临大敌般盯着全钢打造的门闩，不敢妄动。

花家内堂里一阵阵哭声传来，中间还伴着鸟儿愉快的鸣叫，这种声音要是到了某人耳朵里，可是比那京城第一花旦‘留香锦’的唱段还要美上几分。

花厅大堂中间坐着一名六旬老妇，满面愁容，手中蛇纹木的龙头拐杖杵碰在名贵的波斯地毯上竟也能发出‘砰、砰’的声响，惊的梁上的老鼠都哆嗦起来。

老妇伶俐的目光锁定一个低头不语的丫环。“你去，把她给我找来。”

被点到名的丫环满脸的惧色，心里一千一万个不愿意，要知道以六小姐的性子，这个过程绝对要一个时辰以上，到时候被‘凌迟处死’的代罪羔羊肯定就是自己了。

还好小丫环平时吃斋念佛自有神庇佑，一名年轻美妇适时的走进来解救了她。

美妇身姿摇曳，如一阵清风吹进众人心里，清爽宜人。美妇径直走到丫环的身边，体贴的拍拍小丫环的肩膀，瞬间安抚了她恐惧的心。

“不必去了。我刚从她那过来。”

看到这名美妇，堂上老妇人的脸色也缓和了许多。连握拐杖的手都松了几分力道。“她人哪？”

美妇优雅的向老夫人施了一个万福，淡淡的说到，“她睡着了。”

仅这几个字，屋子里便没人再出声询问，因为整个苏州城都知道，花家六小姐最傲人的就是睡功，只要她睡着了，就算打雷都叫不醒。

堂上的次位也坐着一个女人，保养得宜，四十岁的年纪却看起来像三十，她一手拿着绢帕一手扶着头，由细细的抽泣变成了大声的哭嚎。

“我可怜的女儿啊，六次，六次了，被人退婚了六次，这以后她还怎么见人，还有什么

人家敢娶她。这让我怎么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爹，怎么对得起花家的列祖列宗啊。”屋子里唯一一个真正在为此事伤心的人哭得昏天黑地，几乎要昏厥过去。

美妇优雅的走到母亲身边，温柔的帮哭的快岔气的母亲拍背。“娘，您不用这么着急，奶奶一定会有办法的。”

‘砰’的一声，龙头拐杖打碎了旁边的大理石茶几，那斑驳的碎片散落一地，让人触目惊心。哭声也随之停止了。

“人家都不顾颜面的跪在咱家门口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说这话时老妇浑身都在哆嗦。

本来被镇的停止了哭声又再次响起。美妇定定神，无奈的给母亲递上毛巾。“既然如此，就退了吧。”

没想到连自己的女儿都这么说，她们的娘直接将哭声音量加倍，这下连墙上的壁虎都逃命去也。

老妇人皱着眉，一脸得不赞同。“说的轻巧，你妹妹怎么办？”

“凉拌。”美妇一脸的悠闲，“奶奶，你愁也没用，岩公子为什么非退婚不可？还不是她自己搞出来的。现在你一味的逼她，真到了花轿临门新娘子却不见了，那时候丢脸的还是咱们花家。”

哭声哑然而止，显然这位当娘的一点也不怀疑这样的可能性。

“那她的闺誉呢？现在都很少有人敢来提亲了。”

美妇用袖子不耐烦的扇扇额上细小的汗珠，“这种事，过个一年半载的也就没人记得了。再说，有皇上赏赐的那万两黄金，你还怕她没人要吗？”

良久，当家主母的花杨氏叹了口气，接受了既定的事实，“老三，你去把岩二公子请进来吧。”

于是乎，一场轰动全海宁的退婚闹剧就这么落幕了。

## 第二章 我懒！你想拿我怎么办。

盈盈的池水里，百条锦鲤自在的游动。竹意盎然的小院，只有潺潺的水声。

花家三小姐踩着莲步，跨过小桥，穿过竹林，走进花尚婉的屋子。

说实话，这实在不像姑娘家的闺房，既没有鲜艳的颜色，也没有花哨的摆设。所有的家私都是竹制品，甚至连床幔都没有流苏点缀。

可这屋子里住的毕竟是大富人家的女儿，茶壶是上等的青花瓷，文房四宝是‘上古斋’一年才出一套的极品，连那不起眼的床单都是难得一见的杭州特等丝绸。

然而这个屋子的奇怪之处却并不在此，而是满屋子里没有一件绣品，无论是已经完成的或是等待完成的。这可是苏州传奇——号称绣功天下第一的花家的六小姐的闺房，怎么可能一件绣品都没有？

“因为她懒。”如果你问，六小姐的贴身丫环铃儿一定会如此回答。

三小姐嫌恶的看着那简陋的竹椅子，最后还是决定坐在屋里唯一不是竹制品的红木床上，虽然那上面现在还躺着一头‘猪’，空闲的地方并不是很大。

三小姐用手指戳戳那个死猪般的人儿，却未得到一丁点的响应。

“铃儿，她睡多久了？”

铃儿知趣的为三小姐奉上冰镇莲子羹，还有纸扇，“回三小姐，已经两个时辰了。”

三小姐看看仍然纹丝不动的那头‘猪’，点点头，一手接过纸扇，轻轻摇动，一丝丝凉风扑面而来，趋走了烦人的热度。“婚事解决了，你也该动一动了。”

简单的一句话，就比特效药还管用，据说已经睡死的那个人竟然有了动作，但也仅限于将头从面壁的姿势换成面朝上而已。

似乎早就习惯了她的怪异，看到这么‘听话’的妹妹，三小姐连嘴角都没动一下。盯着她那怪异的姿势很想笑，“如你所愿，奶奶答应让岩公子退婚了。”

花尚婉的眼皮动了一下，算是听到了。

“奶奶要你去承德散心，一年。”

“不去。”这回两只眼皮都抬起来了。

“必须去，你在家会害娘吐血的。”不温不火，但语气中的力道依然十足。

“太累。”花尚婉将眼皮再次合上。

三小姐的脸上满满的写的都是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回可由不得你。还有，奶奶已经定了一年后给你招亲。”

花尚婉想将脸转向三小姐的方向，可似乎身体的位置限制了她的行动，只好继续保持刚才的姿势，很坚定的说，“我嫁给姐夫当小妾。”

三小姐受不了的推了她一把，使得她可以和自己正面直视，“你想的那么美。我还等着你姐夫娶个贤良淑德的女子，好帮我分担些侍奉翁姑的辛苦。”

花尚婉激动的抬起一根手指，勾住三小姐的衣袖，“我当老三。”

三小姐轻而易举的解救了自己的衣袖，使劲的拧花尚婉的鼻子，“算了吧你，我可没那闲工夫养你这只大懒猪。”

三小姐好笑的看着自己的妹妹。看着花尚婉不耐的皱眉，却仍然不愿抬起手来阻止自己的‘虐待’，三小姐很是开心，更努力的蹂躏自己妹妹的鼻子。

真不明白娘怎么会出生出这么一号来，她，花尚婉，花家最小的女儿，从小就以聪明著称，举凡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尤其她为刺绣画的文稿，更是千斤难求。可就有一样，这位六小姐很懒，懒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能躺绝不坐，能坐绝不站，能不出门就绝不跨出房门一步，可谓大家闺秀之‘典范’。而如今她拒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她就是不

想侍奉翁姑，因为‘太累’——天，这两个字根本就是她的口头禅。

“你到说说，这次又是用了什么方法，能把人家堂堂的岩二公子吓成那副德行？”

看着连眼珠子都不动的妹妹，三小姐明白这人是不可能为自己解释的。她回头看看那个还在忠心为主子扇风的铃儿。

早已心领神会的铃儿马上回答，“小姐这次借了四小姐刚发明的放屁散，她在岩公子面前，面不改色的放了 108 个超臭、超响的屁，什么都没说就把人家给吓跑了。”

三小姐的脸上由红转兰再转青，最后长出一口气，“你也够可以的呀！”她不得不佩服妹妹的高绝，“第一个放蛇，第二个下春药，第三个喝马尿，第四个解剖老鼠，第五个差点把人家给阉了，这回你连屁都用上了。”

花尚婉的眼珠转了一下，似乎很是得意，“活该。”

三小姐扶着额头，“是活该，花家还有三个待字闺中的，怎么就偏偏挑上你。”

铃儿突然咯咯的笑起来，要问起这个原因就不得不佩服这些纨绔公子了，小姐的刁钻已经是大名鼎鼎了，每个人都想来见识一下，顺便显显自己的威风，结果呢？都被她的六小姐给俘虏了。这算不算自找没趣。“因为外面的人都觉得她很‘神秘’啊。”

三小姐瞪了铃儿一眼，“什么神秘，你干脆让她懒到人间蒸发算了。”

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海宁西城门外的十里坡，蜜蜂伴蝴蝶翩翩起舞。

这样的好天气要不出门游历一番岂不浪费，因此花家主母带领一群‘娘子军’和满载的二十辆大车，浩浩荡荡的到郊外‘踏青’。

车队中唯一一个和主子同车的丫环就是铃儿，原因很简单，她要时时监督花尚婉翻身。‘翻身？’对，因为这位小姐此时正慵懒的躺在为她特制的超大马车里，一动不动。

掀起车门的帘子，看着那一眼都看不到头的车队，铃儿的眉头皱起老高，“小姐，你说她们真的是来送我们的吗？”

“顺便。”

“我看也是，哪有送行还带上全套的烧烤工具的。”

“太累。”

“怎么会？野餐多好啊，在青山绿水间享受美食，我还可以烤你最爱的桂花肉松卷，还有五小姐最拿手的糯米糕。”

在铃儿期待的眼神中，花尚婉咽了口唾沫。铃儿两眼发光的盯着花尚婉。

“小姐，要不我们先和她们一起野餐，等明天再走吧？”

“太累。”

“没关系的，东西我再收拾就是了，你什么都不用动。”

“不。”

这个字含义可就多了：不行、不想、不愿、不能够。

铃儿的脸垮了下来，却也没再坚持，因为打从一开始她就没抱什么希望。“小姐，你该换个姿势了。”

花尚婉‘听话’的将一条腿由直放变成弯曲，其它地方维持原状。铃儿满意的点点头。

这时有人来敲门，是车夫的声音“铃儿，老太太请六小姐过去。”

“好。”

铃儿利落的将车门打开，一把抓起花尚婉的衣领，硬生生把那个一脸不愿意的人给拖出了车外。然后花尚婉任命的站直了身体，迈出第一步，铃儿在后面推着她，一点一点往前挪。

过了许久，久到周围的人都准备好了野餐的桌围，从小溪里钓起的鱼儿都入了锅，花尚婉才走到车队最前头的马车旁边。

铃儿放开了手，叮嘱她要站稳了，才向人禀告花尚婉到了。

花尚婉维持着铃儿推她时的姿势，虽然脸的朝向未动分毫，眼球却转了又转，她在找可

以依靠的东西。

“你看够了没有啊！”花杨氏将她所有的小动作都看在眼里，等了半天却未见花尚婉开口，有些气恼。

“奶奶。”花尚婉将眼球放正，放弃了搜寻。

“你就不能快点？”花杨氏气得拿拐杖打她的头。

花尚婉不闪不躲，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下。可深觉疼痛的她连亲手揉揉都懒，只是呲牙咧嘴的保持着刚刚挨打的姿势。

“你、”花杨氏气得哭笑不得，连拐杖都掉在了地上，“铃儿，还不快给你主子揉揉。”

“是。老夫人。”铃儿赶紧走上去，“我说小姐，你不能懒的连躲一下都省了呀。要是起了淤青，每天上药也是很累的。”

花尚婉受教的眨眨眼。说的也是，那以后还是躲躲吧。

花尚婉的母亲受不了的扶着头，转头看着和自己并排坐的婆婆，“娘，我是怎么把她生出来的？”

花杨氏只能冲老天瞪眼，“你自己都不知道，还能问谁。”

花武氏看着女儿不住的摇头。“要不是她和衣儿长的一模一样，我真的会怀疑是稳婆搞错了。”

这时从车后座又钻出一颗花尚婉的头，不对，是长的和她一样的男人的头，他的脸上有些愠怒，“娘，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我跟她长的一样这件事。有她这样天下第一懒的双胞胎姐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花尚婉也点点头。

男人不屑的看着她，抬高了鼻梁，“难得你也同意，看来还有点自知之明。”

听到这话铃儿哧哧的笑起来，引来众人一致的侧目。

花尚婉稍稍将眼球转到铃儿的方向，眉头稍稍皱起。

花尚衣则是怒目相视，“臭丫头，你笑什么？”

铃儿一手抱住花尚婉的胳膊，抬起她的小臂指着花尚衣，“其实，小姐的意思是，她也觉得有你这个天下第一蠢的双胞胎弟弟是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大伙哄堂大笑，连河里的鱼儿也纷纷跃起。

花尚衣受不了的大吼，“萧铃儿。”他想下车，却苦于有自己的奶奶和母亲挡在身前。

铃儿赶快躲到花尚婉的身后，“与我无关，这是小姐的意思。”

果然，花尚婉再次点头。

气的花尚衣退回了车里，不愿再看到花尚婉。

“好了，别闹了。”奶奶看到孙子受气，赶紧过来解围。“婉儿，你给我听好了，我让去承德可不是让你去享福的。你给我彻彻底底的改改你那懒病。每天至少走一千步，每十天一封家书，每三十天一张绣图文稿。要是做不到我明天就把你嫁出去。”把所有的要求都说完，然后回过头，“记住了吗？铃儿。”

为什么到最后要记住的人成了铃儿，当然是因为花尚婉小姐一定‘懒得记’啊。

铃儿乖巧的施了个万福，“是。老夫人。”

这时三个从头到脚没有任何差别的女人站在花尚婉的背后，一样的体态，一样的表情，却都是满脸的不舍。

可惜都站了大半天，花尚婉连看一眼的意思都没有，更别提回头了。

终于她们中的一个等的不耐烦了。黑着脸，大叫到，“你给我转过头来。”

花尚婉听话的把头转了过去，可是身体的其它部分却还维持原样，那姿势像极了被扭脖子而死的人。

三个中的另一个赶快走过去，用力将她的身体也扳过来，“你就懒死算了。”

“好。”这回花尚婉答应的毫不迟疑。

听到这话来人气得使劲摇晃她的肩膀。“你争点气行不行？”

看到花尚婉一点想反抗的迹象都没有。铃儿马上冲上去隔开来人，护在花尚婉身前，“大小姐，你这样会把小姐的脑袋摇下来的。”

意识到失态的花家大小姐足足作了五个深呼吸才平静下来。

“这是花家各地掌柜互通消息的令牌，路上要有什么需要就拿着它去当地的‘花衣布庄’找掌柜的帮忙。”花尚媛将令牌塞在铃儿手里，转头走了。

“知道。”看着大姐的背影花尚婉难得勤快的回答。而这简单的两个字却也瞬间融化了花尚媛脸上的冰封。她明白这已经是花尚婉在跟自己道歉了。

三胞胎中的老二也走了过来，“我下个月初八就要嫁到云南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面。”她的眼中透出泪光，“这是我照着你上个月给我的蝴蝶图锈的手帕，不重，你就自己带在身上吧。”花尚媛的泪水成行的落下，是真的在伤心呢，可突然悲痛的心情被什么给打断了，她吸吸鼻子，厉声说，“不过你可别掉在地上也懒得捡，要是丢了，我就再不认你这个妹妹了，知道吗？”小心翼翼的将手帕栓在花尚婉的身上。

花尚婉识趣的点点头，眼底出现点点星光。

老三也上前抓住她的手，“我再过一个月也会回婆家的，你要是愿意动就到我那去玩玩，反正承德离京城也不远。要不我也会抽空去看你的，不过要是到时候你还这么懒，我非扒你一层皮不可。记住了嘛？”

这次花尚婉僵直着身子可没点头。

铃儿立刻反应过来，一脸的赔笑，“三小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看着小姐的。”

花尚媛好笑的看看铃儿，“算了，我没真指望她能有什么改变。”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花家老四拎着一个‘大包’，艰难的拖到花尚婉脚边，随手在那堆瓷瓶罐中挑出了一个，炫耀的凑到花尚婉眼前，“我新发明的宝贝——‘软筋散’，要是有人想欺负你，你就拿这么一点洒到他脸上，保证他立刻昏倒。”

看到花尚婉一脸的无动于衷，花尚媛气的真想掐死她，“我知道你闲它麻烦，可这总比你动手打人省力气吧。大懒猪，向衣求了三天我都没给，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死丫头。哼，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她把这么一大包瓶瓶罐罐一下子扔在铃儿怀里也走了。

铃儿抱着这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险些有点站不稳，她无奈的看着花尚婉，“小姐，你就不能少得罪几个吗？”这么多又不能扔掉又不知道怎么用，你这不是要我命呢么。

花尚婉并未理会她，转头看了又看，过了老半天，终于挤出两个字“五姐？”

“别等了，她昨天就去收蚕丝了。”奶奶明白自己孙女的心思，这个老五表面上冷酷，可骨子里却是最脆弱的一个，为了避过这个送别场面，早一天就跑了。

花尚婉脸上显出明显的失望。

“好了，婉儿，她也是逼不得已，以后还是可以见到的。”花武氏心疼的看着她，“铃儿，这一路要好好照顾小姐，最关键的，无论她多懒都不能把饭省了，知道吗？”

“是，夫人，铃儿一定不会让小姐饿着的。”

就在这时突然从花杨氏的车里射出一只暗器，直打花尚婉的面门，还好这次她懂得避难，但却苦了站在她身后的小丫环。

那些瓶瓶罐罐再次遭到遗弃，铃儿一手扶着额头，一手扶着花尚婉，“少爷，您再和铃儿有仇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啊。”

“笨蛋，你就不会躲躲？”花尚衣再次从车里探出头来，“这是我的拜把兄弟，振威镖局二公子叶文轩给的令牌，有危险的时候就亮出来，黑白两道都会给几分面子。”

花尚婉眼里有盈盈的水光，难得勤快的向前走了一步，抬起双臂，看着花尚衣，“抱。”

花尚衣一脸的嫌恶，“谁要抱你这头大懒猪。”嘴上虽这么说，可看到她委屈的落泪，他还是很不情愿下了车，轻轻的将她揽在怀里，“在路上自己小心点，要是让我知道你因为懒让自己受了伤，看我饶不饶得了你。”语气虽然凶恶，却满满的都是关切，毕竟是一卵同生，感情自不比一般。

花杨氏眼中也蒙上一层水气。“好了，时辰也不早了，也该上路了。”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送亲’仪式，在铃儿羡慕又嫉妒的看着烧烤工具的眼神中划上了句号。

日近黄昏，铃儿坐在车夫旁边哼着小曲，难得悠闲的欣赏夕阳的风景。车夫挥舞者鞭儿，声声清脆。

路边的树影一个个从身边滑过，连人的心情也飞驰起来。

“赵叔，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渡头？”

“渡头？不是说不去了吗？”

这下铃儿可受惊不小，“那我们现在是去哪？”

“杭州啊。小姐说的。”

铃儿一个急转身进了车内，看着那个死尸般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

“小姐，为什么不去承德了？”

“太远。”

“可在家不是说的好好的嘛，再说是老夫人让去的啊。”

“太累。”

“可我想去。”刚刚还布满阳光的脸跨了下来。

“不去。”

眼泪从铃儿脸上成串的落下，“我想去啊，你知道我家就在承德，我已经十年都没回去了，我好想家啊。”

看到哭成泪人的铃儿，花尚婉就仅仅嘴角抽动了一下。

“你要是不去我就不干了，反正我的契约下个月就到期。要知道这世上可没几个人能听懂你的‘二字真言’，到时候你光说话这一项就不知要多花多少力气。我走了，你就不可能一个眼神就有茶喝，有饭吃，有衣服换，这也不知道要多花多少力气。”服侍多年的丫环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弱点在哪。

“威胁？”花尚婉的眉头稍稍皱起。

“我没有。小姐，人家是真的很想回家看看。我保证这一路上就让你躺着，不用多走一步路，随时都找人抬着你，这样还不行吗？”

花尚婉看着铃儿已经哭花的脸，眼球转了一圈又一圈，“算数？”

听到这话，铃儿的脸上终于放了晴，点头如倒蒜。“当然、当然，铃儿一定说到做到。”

车夫老赵也不等吩咐就直接调转了马头。嘴边挂满微笑，整个花家恐怕也只有铃儿有办法和六小姐谈条件吧。

马车咕隆隆的行进，直到天空不再留有任何一丝太阳的光芒，她们才赶到一个小镇，停在一家酒楼前面。

铃儿费力的将花尚婉弄起身，“小姐，下车吧，我们在这吃晚饭。”

“抬。”花尚婉将全身的力量都放在铃儿身上，一点都不想动。

铃儿深吸一口气，“这才几步就让人抬，别人看见了指定要以为你是重病患者，还有那家客栈敢收留我们啊？”

“骗人。”花尚婉一脸的鄙视。

“这怎么能算我骗人那，事情总要看情况而定吧。”铃儿用尽全身力气把花尚婉拉出车门，“明天一早我就找人抬着你走还不行吗？”

店小二早就发现门口停了一辆豪华的马车，此时热情的迎出门来，“客官一看就是远道来的，快里面请，小店有雅致的厢房，正好歇歇脚。”

花尚婉一脸不情愿的下了车，看也没看店小二一眼，径直跨进酒楼的门坎，一屁股坐在离她最近的椅子上。

紧跟着进来的小二，赶紧打扫着已经很光鲜的桌面，满脸陪笑，“这位客官，一楼人杂，实在不怎么适合您这样的尊贵身份。要不还是随小的上楼吧，楼上清静，风景又好，环境也比一楼干净许多。”

看着花尚婉一动不动的模样，小二的眉头都皱到一起去了，穿的如此光鲜亮丽的公子怎么会愿意和三教九流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铃儿看出小二的为难，尴尬的冲他笑笑，在花尚婉耳边轻声说：“我说小姐，一楼可都是些平时干粗活的人坐的，身上的汗味重的很，说不定还有虱子，你要是一不小心被招上了，那就得天天洗头，每天洗澡，经常换衣服——”

还没等铃儿把话说完，花尚婉已经抬腿往楼上走了。

二楼是环廊式设计，一间间厢房的门帘各有各的特色，一看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可惜这些在花尚婉心里可都是白费，她毫不迟疑的直接进了楼梯口第一间。

这可吓坏了在前面带路的店小二，“客官，那间不行啊，里面已经有客人了。”

等铃儿追上来，看到的就是厢房里，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戒备的盯着趴在他的饭桌上‘昏死’过去的花尚婉。

铃儿马上跑过去给人家作揖赔礼，“这位公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家公子从小得了软骨症，走两步就会虚脱，他刚刚可能是爬楼梯太累才坐进来的。你多包含。”

怎么成公子了？为了出门方便嘛，当然穿的是男装了。

铃儿给已经傻掉的店小二猛使颜色，一边摇晃着花尚婉，“还不快帮我把她架出去。”

“不走。”花尚婉依然保持着‘昏死’的姿势，连头也不抬。

铃儿很有撞墙的冲动，只好再次趴在她耳边轻声说：“一看也知道人家不是个好惹得。我可没带四小姐的软筋散，要是真动起手来，费力气不说，指定要出一身臭汗，那洗头洗澡就避免不了。一旦不小心受了伤，去医馆，抓药、吃药、养伤，那得多少时日？”

花尚婉将眉头拧了八个劲，稍稍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个‘彪形’大汉，最终不得不起身走人。

当门帘再次落下的时候，那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脸上出现了诡异的笑容，‘费力气？洗澡？’这对主仆到挺有趣的。

他听见了？他当然听见了。从六岁就开始习武的他连一里之外的轻微响动都听得见，何况是这般毫无掩饰的‘悄悄话’。

铃儿扶着全身重量都压在她身上的花尚婉，吃力的跟小二说：“找个距离这最近的屋子就行。还有，给我搬十把椅子来。”

“是，不过客官不是一共就三个人吗？要这么多椅子作什么？”

“躺着。”铃儿很不情愿的看看挂在她身上的花尚婉。

### 第三章 令牌！废物一个。

浩瀚的大海被一个个渡头圈成圆形，而停在码头的渡轮就成了发面饼上的芝麻。

热闹非凡的码头上，有人准备远行，有人刚刚归来，依依惜别和热烈欢迎的亲人队伍相应成趣。

本来就不宽敞的通道完全被一辆过宽的马车堵塞住交通。不用问，来的当然是花尚婉无疑。

“码头到了。”车夫老赵将马车停在离船尽可能近的地方。

铃儿脸色铁青的看着舒服的躺在马车上的花尚婉，她的小姐光起床就用了两个时辰，都不知道还赶不赶得上今天的末班船？

“小姐，起来吧，该下车了。”

“往前。”

“还往前！你没听见外面骂的很大声的，都是在埋怨咱们的马车碍事吗？”

“抬。”

“不能抬啊，小姐。你要是被抬着上船？咱们马上就得给哄下来。”

“杭州。”花尚婉有深深的被骗了的感觉，她要反悔。

“小姐，算铃儿求你还不成吗？我早就给你买好了躺椅，只要上了船，你马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着不动，这还不行嘛？”

就在这时有人用力得敲车窗，“我说里面的，你打算堵着路到什么时候，后面有一堆人在等着过去呢。”听那语气，已经是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火气了。

“小姐，快走吧，要是真的惹怒了这些人，不知要多多少麻烦。”

铃儿用吃奶的力气才将花尚婉拖了起来，她真想一脚将她踹下车，可如果真那么做了，她就有理由不走了，到时候后悔的也只能是自己而已。

上了船的花尚婉很快就以很不雅观的姿势躺在铃儿为她准备的椅子上，好在周围的人只以为她是累的睡着了，并没引起什么轰动。

船行半日，周围一片水茫茫的天地，海风拂在脸上就有丝丝刺痛的感觉。

铃儿站在花尚婉身边，为好命的连翻身都闲麻烦的花家六小姐遮挡着太阳。舒服的水汽徐徐飘过，让人昏昏欲睡。

突然，船上躁动起来，乘客都四散开来，大家喊着叫着，奔跑着，好不热闹。

花尚婉勉强抬起一只眼皮，用小手指戳戳已经快睡着的铃儿，没什么反应。她皱起眉，等了好久，终于无奈抬起整只手臂又推了一下，这次铃儿终于有了些反应，用迷蒙的眼神看着她。

“问。”

铃儿点点头，将手中的阳伞完全扣在花尚婉的脸上，转过身，一把抓住一个从她身边路过的水手，“船上出了什么事？”

那水手脸上满是惶恐之色，急于挣开铃儿的钳制却未能如愿，只好不耐烦的回答，“咱们遇上海盗了，他们的船比我们的快，用不了多久就能追上来。”

听到这儿铃儿也吓了一跳，松开了手，她忧心的看着只挣开一只眼睛的花尚婉，“现在怎么办？我们也找地方躲躲吧。”

“等。”花尚婉再次将双眼合上，依旧享受着阳光和海风。

铃儿却没她那般悠闲，她直接将伞扔在地上，用双手去拉花尚婉，“不能等了啊。听说海盗比土匪还凶残，他们根本不留活口的，就算咱俩能侥幸活下来也非被卖到妓院去不可。”

“如今这是什么市道，连男人都开始担心会被卖到妓院去了。”突然有人插话。

要是平常听到这话铃儿一定会和他理论一番，可现在谁还有时间管这个。铃儿再次用力的去拉花尚婉，但她依旧纹丝不动。

“少爷，您倒是动一动啊。”

‘躲也没用，船就这么一丁点大，躲哪儿人家找不着啊，再说最后他们一定会把船弄沉，与其关在货舱里被淹死，还不如等他们来那。’花尚婉很想这么说，可说这么多话是很费力气的，所以她依然故我的就给了一个字，“等。”

铃儿无计可施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幽怨的看着花尚婉，“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从小背井离乡被卖给人家当丫环，好不容易熬出头可以回家看看，偏偏又遇上海盗。我还没嫁过人，还没生过孩子呢。”

“你是女的？”刚刚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要你管。”铃儿看也没看的随手抓起东西丢了过去，却很有准头的正中目标的胸口。

看到身上淤青一片的那个男人摇摇头，看来是真不该管闲事呢，他摸摸鼻子终于识相的走开了。

花尚婉好笑的看着自怨自艾的铃儿，“一样。”

“不一样。你从小生下来就有人疼有人爱，而我呢？从生下来被认为是赔钱货，从这家踢到那家，就连过继都转了两次。”

“童养媳。”

“对，还作了人家的童养媳。可没用两年他就翘辫子了，搞到最后我反而成了不祥人。你说我的命有多苦啊。”

铃儿说的可怜兮兮，大有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架势。而花尚婉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欣赏着大海上的蓝天白云。这可不是她冷血，而是加加减减这段说辞她至少也听过 100 次，现在别说感动了，连丁点儿的感觉都没有。

其实铃儿说这段的初衷也并不是希望引起花尚婉的同情。这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有了悲惨的事就想把过往一起抱怨的习惯。每次提起过往就会让她觉得现在承受的悲惨必定是命中注定的，然后她就会安心的接受这个悲惨的命运，然后心里就踏实了很多。

不过第一次听到这些人感觉似乎还是很不一样的。“真可怜，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可怜的人。”

铃儿再次回头，结果她又看到了刚刚那个多嘴的男人。狠狠的瞪了他好几眼，直瞪的那个男人本来黝黑的脸变成黑炭，铃儿方才作罢。

过了不多时，在铃儿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同时，她们的船突然剧烈的晃动了一下，紧接着就有人喊：“不好了，海盗上船了，大家快逃啊。”

铃儿任命的站起来，拽着花尚婉的衣袖，“一会要是有人拿刀过来，你可得记得闪，那东西碰到身上就会破皮，很疼的。”

还好，这次花尚婉听话的点点头，但依旧躺在那里。

没用多久，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的彪形大汉——不对——是很瘦小的、看起来很像僵尸的男人纷纷上了船。

杀戮还未展开，船的一侧，水手和海盗面对面站立，都一字排开，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刀，虎视眈眈的专注的看着对面的那个对手。怕事的小老百姓躲在一旁，缩成一团，气氛异常紧张。

可这一切在花尚婉眼里就有点像是在演戏，好笑的紧。所以，难得好心情的她竟也笑出声来。这让本来就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的剑拔弩张。

“谁？”

“咳咳。”铃儿掩着嘴假装咳嗽了两声，然后小声说，“对不起，伤风，对不起。你们继续、继续，不用管我。”

海盗头子一刀就劈碎了离他最近的大木桶，气势逼人，他一脚踩在另一个木桶上，气势汹汹的用刀尖指着铃儿，脸上那两撇胡子随风微微摆动，“你当老子是傻子，任你耍着玩啊？”

随着这话，马上就有两个海盗喽罗走了过来。铃儿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蹲下来，躲在花尚婉的身旁。

花尚婉被迫起身，挡住喽罗的行进路线。

喽罗甲一脸的坏笑。“怎么，你小子还想保他？这年头不怕死的还真不少啊。”

喽罗乙则是一脸的猥亵。“不过，看他细皮嫩肉的，死了怪可惜的。”

花尚婉也不理他们，一只手慢条斯理的向怀里伸去。

“不好，他有暗器。”喽罗甲马上反应过来，大刀直接向花尚婉的脑门砍去，喽罗乙闻听此言也来帮忙。

花尚婉就这样一边躲避着两个人的追砍，一边从怀里掏东西，可摸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脸上略显急躁之色。

这时两个海盗喽罗也着急起来，按说自己虽不算什么高手，可砍死一两个人还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么半天他俩的刀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难不成碰到硬茬了？

花尚婉根本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两个，瞬间就从他们的面前转移到三丈开外的铃儿身边。

两个海盗喽罗吓的目瞪口呆，在海上混了这么久，还从未见过这么高明的轻功，他们也知道事情不妙，所以并不去追花尚婉，而是跑回了自己的‘大本营’，毕竟人多力量大嘛。

花尚婉会武功？

是的，她会。不仅她会，整个花家的人都会，而且各个都是顶尖的高手。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花家的当家主母花杨氏可是前武林盟主杨铭纬的独生女儿，她的子孙怎么能不会武功。

可上乘武功都是要练的，花尚婉这么懒，怎么可能练的成？

唉，这你就错了，花尚婉是懒，可那也分是什么事。必须花力气的事，在花武氏要死要活的眼泪面前，她还是不得不去做。当然因为懒，她也会投机取巧（这是懒人的通病），所以在所有武学中，她只学了三样：轻功、暗器、点穴。其它花费力气的她一样也不会了。

花尚婉将蹲在地上的铃儿拉起来，伸出一只手，“令牌。”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玩那个，再说这么紧急的时刻，我上哪儿给你找去。”铃儿愤怒的看着她。

花尚婉眉头皱了几下，像是在按压自己的怒气，“振威镖局。”

铃儿一拍自己的脑门，“啊，你说的是那个，我怎么把它给忘了。”马上从自己怀里掏出花尚衣给的纯金打造的令牌。

兀自忙活的两人并没有注意到，当她们提起‘振威镖局’这四个字，很多人脸上都起了很滑稽的变化。

花尚婉不紧不慢的穿过海盗和水手用人搭建的‘长廊’，单手将令牌举到海盗头子的面前，“这个，放行？”

四五十号人都面面相觑，没人明白花尚婉在说什么？

看到这情形，铃儿冒死跑过来当翻译，“那个，海盗老大，我们家少爷是想问问你，有了这个振威镖局的令牌，是不是就能放我们大家一条生路？”

海盗头子的脸出现了彩虹般的变化，由黑转红再转绿再转紫，但最终还是变成了惨白。他抖抖自己手里的大刀，像是在给在自己壮胆，却不自觉的将高高抬起的那只脚放下。“去，以为一个小小的振威镖局就能吓住老子吗？做梦。”

最终两帮的混战还是未能避免。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站的离这个海盗头子最近的花尚婉了。

能当上海盗头子，自然就要比小喽罗有本是，所以他这一下刀，花尚婉就只能逃跑。铃儿就站在两帮对峙的刀口上，看到已经挥到面前的大刀，她就仅仅来得及喊出“小”这一个字，后面的‘姐救命’就被风声自动抹掉了。

当铃儿再次睁开双眼，她发现眼前还是一样的蓝天白云，自己还是安然的站在四面环海的渡船上。

“喂，你没事吧？不是吓傻了吧？”

“是你？”铃儿这时才惊讶的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而且就是刚刚那个多嘴的男人，“是你救了我？”

“是我救了你，所以你现在欠我一条命，懂了吗？”男人一脸认真的说。

“去，谁也没求着你救。”铃儿一把把他推开老远，站起来就喊，“少爷，少爷你在哪？”完全忽略了‘救命恩人’的存在。

还好，那个男人也并没有再纠缠的意思。

渡船上一片混乱，各式各样的人扭打在一起，逃命的、拼命的到处都是。

在这一片混乱中，铃儿还是很轻易的找到了花尚婉的身影，因为这位大小姐完全没有一点身处险境的自觉，人家追赶她就一味的后退，用那超绝的轻功忽左忽右的躲闪着。

“少爷，你倒是还手啊？”铃儿光这么看着都要急死了。

“太累。”花尚婉不急不躁的声音随风传来。

“你这么跑不是更累？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哪，你想躲也躲不过来啊。”铃儿扯着嗓子喊。着急的蹦了起来。

可花尚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铃儿急了，正巧这时有一个海盗喽罗向她走来。

铃儿不避反迎的走了上去，对着他只嚷，“砍我，来，快砍我。”

这下子小喽罗反而不敢下手了，那有人故意让别人砍得，她有什么阴谋不成。

铃儿看出他的犹豫不决，于是上去抓住他拿刀的都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少爷，救命啊，有人要杀我。”

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追着花尚婉跑的那个小喽罗还有被迫把手放在铃儿脖子上的那个小喽罗都倒地不动了。

这回铃儿可没显出任何的惊讶表情，她拍拍手，得意的说“早动手不就好了，非让我来这一招。”

花尚婉知道上当，气得怒瞪铃儿。心里想着马上坐下来休息。

可铃儿那里这么容易就放过难得‘勤快’的花尚婉，“糟了，快看，他想杀那个老婆婆。”铃儿硬拉着花尚婉。

顺着铃儿手指的方向，花尚婉看到一个海盗喽罗正要去砍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婆婆，再高明的轻功恐怕现在也来不及去解救了，急中生智，花尚婉随手扔出了一件‘暗器’，喽罗应声倒地，应该是去会周公了。

可铃儿眼中的焦点却完全不在此，因为她看到那件‘暗器’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亮黄的金线，“你把什么扔出去了？”

“令牌。”

“天啊，那可是武林人人闻风丧胆的振威镖局的信物，这个世上总共就十块而已。”

“废物。”花尚婉一脸的鄙视，那样的东西拿到人家跟前都不起作用，还不如靠自己呢。

扔都扔了，算了，铃儿也不想再追究了，“你去帮着打坏人吧，照他们这么个打法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咱们这边能不能赢。”

“不去。”花尚婉一脸的坚决，人已经坐了下来。

“你？”铃儿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这时渡船又晃动了一下，好像又有一批人上了船。

“是振威镖局，那船上挂的是振威镖局的旗。”有人如是兴奋的说。

花尚婉连脑袋的方向都没转动，“来了。”

“你早知道他们会来？”

花尚婉但笑不语，算是默认了。

船上的局势顺势逆转，没用一刻钟的功夫，海盗就都被俘虏。遍体鳞伤的水手也被抬到振威镖局的船上去包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可是好像还有什么事没解决？铃儿这么觉得。

一个巨大的阴影挡住了花尚婉的太阳，她依然慵懶的躺在铃儿为她准备的躺椅上，抬起一只眼皮，看着夺去她阳光的不识相的家伙。

“是你，”来人反而更为惊讶，因为他们昨天在茶馆见过，那个误闯他厢房的男子。“听说是你手持这我振威镖局的信物和海盗谈判的。”

那能算谈判吗？花尚婉好笑的抬起了另一只眼皮，那只不过是自己想省些力气罢了。

看到她这幅德行，铃儿明白，她是连话都懒得说了，那也只有自己代劳了，“这位公子，昨天的事真是不好意思，要知道您是振威镖局的人，也该打个招呼的。您说的那块令牌的确是我们公子所有。”

“从何而来？”来人好笑的看着这对主仆，又想起了昨天他们的对话。

“是——”铃儿还在考虑要不要讲真话，可花尚婉一点儿理她的意思都没有。“是振威镖局的二公子叶文轩给的，他和我们少爷是拜把兄弟。”

“和文轩是拜把兄弟？难道你就是海宁花家唯一的公子花尚衣？”

“那正是我家公子。”但我可没说就是你面前的这个，“不知道您是？”

“在下叶鸣轩，是文轩的大哥。”

“原来是振威镖局的大当家，失敬、失敬。”铃儿双手抱拳以表敬意。

铃儿一边说着一边用脚踢花尚婉，可这老先生就是不动，铃儿只好尴尬的冲叶鸣轩笑笑，“不好意思，我家少爷的软骨症又犯了。您多包含。”

然后她转过脸来跟花尚婉小声说，“我说少爷，要是小姐知道你在江湖上给她落了个软骨头的名声，你说他会不会跟你脱离姐弟关系啊？”

其实铃儿的真正意思是，‘要是你还不起来跟人家把兄弟的哥哥见礼，小少爷一定绕不了你的。’

作了这么久的主仆，花尚婉怎么会不明白铃儿话里的含义，所以她不得不乖乖的起身和叶鸣轩见礼。

可惜，世事总不尽如人意。就在花尚婉极不情愿的躬身施礼时，一个黝黑的汉子跑过来跟叶鸣轩‘咬耳朵’，这位大爷也就自然的忽略掉了花家小姐的‘谦恭有礼’，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花尚婉不得不再作一次，这一点可让她不满的很。

听完了黝黑汉子的话，叶鸣轩的脸色很是复杂，他接过黝黑汉子递过来的令牌，很仔细的端详着花尚婉，“花兄弟好身手。”

“不敢。”花尚婉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你太过谦了，隐逸老人的‘东墙倒’可不是人人能使得出来的。”

那个该死的老家伙也就这个能拿出来唬人，花尚婉嘴角出现冷笑的迹象，“不是，重。”所有人面面相觑，这说的是什么？

“真不好意思，我家少爷说话一向如此，请大家多多包涵。”铃儿早早的看到了叶鸣轩手里的令牌，无奈的为大伙解释，“他的意思是，大当家的猜错了，他使的并不是什么隐逸老人的‘东墙倒’，那只不过是一般的暗器手法。之所以能一击即中是因为暗器够重。”铃儿指着叶鸣轩手里的令牌，有点尴尬，那可是人家振威镖局的‘脸面’啊。

叶鸣轩作势颠颠手里的令牌，突然笑了，“原来我振威镖局的令牌这么有分量啊。”

“人命更重。”花尚婉也笑了。

“说的也是，还是花兄弟高明。”

“哪里，如此安排，更高明。”花尚婉胳膊不动，仅左手食指稍稍抬起指着黝黑汉子。

“啊，让花兄弟见笑了，这是我堂弟叶以轩。”

黝黑汉子马上向花尚婉抱拳施礼，可惜花尚婉没心情看，但叶以轩也没注意，因为他的瞳孔里倒影着的是铃儿的影子，可惜那影子的眼睛里却写满了鄙视。

“这一带的海盗为祸已久，可却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来铲除，想然是有内奸埋伏在旅人中，只好派他来做个内应。如此安排也是迫不得已的。”叶鸣轩豪气的拍拍叶以轩的肩膀。

“救铃儿，多谢。”

“花兄太客气了。”叶以轩依然看着铃儿。

可惜真正的主角可是一脸的不愿意，心里在说‘谢他作什么。竟然好不知耻的偷听别人讲话，我才不稀罕这么不要脸的人救哪。’

“不知花兄弟这是打算乘船去什么地方？”

“承德。”

“这么巧，我们处理完海盗的事情，正好也要去承德，不过要走陆路。如果花兄弟不赶时间我们同行如何？”叶鸣轩很客气的邀约。

“好。”花尚婉毫不犹豫。

“为什么？”这是铃儿问得，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就是‘你不是嫌累吗？陆路可是要走很久的。’

“抬。”花尚婉连送客的礼节都省了，直接躺了下去。

“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抬着你走啊。”

“软骨症。”花尚婉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

铃儿受不了的扶着自己的头。天啊，当初干嘛找这种烂借口，现在花尚婉可找到合适的理由躲避一切‘行动’了。

叶氏兄弟看到这主仆两个完全没有再理人的意思，也只好摸摸鼻子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不过有一件事情叶以轩还是忍不住问叶鸣轩，“哥，为什么要带他们一起走啊，我们其实也不怎么方便不是吗？”

“怎么说也是文轩的拜把兄弟，多多少少都该照顾的。”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随口就说出来了，可身为大当家的，说出去的话也不好轻易的收回啊。

## 第四章 强盗！到处都有胆大的。

离扬州城千里之外的官道上有一支浩大的队伍顶着正午炙热的太阳在前行。

十辆大车，外加两顶小轿，五个人骑马，三十个武师随行护送。每辆车上都插着带有虎头图腾的旗帜，武师们不厌其烦的一遍遍的喊着‘振威’的号子。

小轿里一个女人在绣花，而另一个在闭目养神。

马上的黝黑汉子不经意回头看看小轿，对领头的说，“哥，现在都中午了。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叶鸣轩看了看武师们汗透的衣服，“好，让大家找个能遮凉的地方，我们避避太阳再走。”

就这样将近四十人的队伍就近的钻进了树林，安顿下来。

铃儿细心的为花尚婉准备了躺椅和凉茶，扶着慵懒的花尚婉坐下。

“哼，真是大少爷，来到这种地方都随身带着躺椅。”看到铃儿小心的呵护，叶以轩突然心里很不快。

“要你管。我家少爷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哪像你皮糙肉厚经折腾。”铃儿不屑瞪了叶以轩一眼，继续为花尚婉扇扇子。

大家都在休息的空挡，只见花尚婉站起身就走，铃儿马上跟了上去，也什么都没说。

叶鸣轩和叶以轩面面相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小姐，你很急啊？”

“嗯。”花尚婉也不回头看她。

主仆多年的默契让铃儿一下子就明白花尚婉要做什么，能让她的小姐真正着急的事就是她一点儿也憋不住尿。这事可是连花家人都不知道呢！

这边忙着‘出恭’，而叶氏兄弟那边忙着中毒。

火辣的太阳照在身上，让人有脱水的感觉，正巧这时有一辆满载葡萄酒的马车经过，你想大家肚子里的水虫、酒虫怎么能忍受的了啊？

一个镖师大胆的向叶鸣轩请求买点酒喝，他当然不许，出门在外又有镖在身怎么可以轻易涉嫌。可你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洪水猛兽’，在强烈的欲望下，什么顾及都可以忽视，所以禁不住大伙的央求，叶鸣轩最终还是答应了。

几杯酒下肚事情可就好看了，每个人都腹痛难忍，头晕目眩。

等花尚婉和铃儿回来看到的景象就是一群东倒西歪的镖师和另一群黑衣人在打斗，这样的情势显然是要被人杀掉的无疑了。

这么大热的天还敢穿黑色，他们也不怕被晒死，真是。

“麻烦。”花尚婉在离打斗现场很远的地方就住了脚，一脸鄙夷的看着。

铃儿也发现了情势的不妙，“快救人啊。”

花尚婉不动。

“拜托你阿，人命关天，你就别犯懒了。”

花尚婉撇撇嘴，还是不动。“自家恩怨。”

“那可是少爷把兄弟的亲哥哥，怎么也算是花家的远房亲戚，这可不能算违背花家‘不插手别家恩怨’的祖训。再说人家怎么说也对你有‘救命之恩’，你真好意思站在这里不管吗？要是他真的死在你面前，少爷也肯定饶不了你。”

铃儿眼尖的看到有一柄钢刀正要向叶鸣轩砍去，而很明显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去阻挡它了。着急的铃儿一把就将花尚婉推了出去。

借着这股力量，花尚婉及时的拦下了那柄要命的钢刀，也顺便还了叶鸣轩的‘救命之恩’。

“其它人——”刚脱离险境的叶鸣轩首先想到的还是别人。